

【名家侧影】

## 流沙河

□祁白水 文/图

敢于把自己的错误印在书里,其胸襟可见。  
对于现实之种种的怪现状,他却毫不留情,施  
以美刺,于嬉笑怒骂中见一片救世的热心。

流沙河先生的名片,大都是他亲手书写,遒劲飘逸,一如其人。他也用过另一种名片,是唯一的印刷体,白底黑字,比一般名片要窄许多,名片居中印着“流沙河”三字,右上是两行小字:四川·成都;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。仔细辨识,名片上方是被裁剪过的。原来,1983年他参加中国作协代表团出国访问,中国作协统一为他印制了名片,名片右上方印有“诗人”二字。他一张未用,丢了又觉可惜,在抽屉内一锁就是十多年。手写名片用完后,他剪去“诗人”二字,用笔添上住址和电话,权充名片。流沙河说,走遍全世界,没有有名片上自封为作家、诗人的,唯独我们却是这样子。说着,随口吟道:此身合是诗人未?细雨骑驴入剑门。你看,陆游写了那么多好诗,尚且对自己能否成为诗人还表示怀疑,何况我流沙河呢?

1957年,流沙河以一首《草木篇》的诗,被钦点为“右派”,便开始了 he 二十一年的“右派”生涯,在老家金堂县城厢镇木器社拉锯、钉木箱。后故地重游,应旧日同事之请,为木器社撰门联一副:“解木须稳,做事尤须稳;弹墨要直,做人更要直。”实则,求真、求直,于流沙河是一以贯之的,做人是,作文亦是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流沙

河渐由诗场转入文途,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随笔和杂文,尤以“三录”——《Y先生语录》、《锯齿啮痕录》、《南窗笑录》声名最著。在回忆自己的老上级西戎时,就不为尊者讳,秉笔直书西戎的视域局限:“1949年首次文代会,他的邻座是赵景深教授,曾经同他交谈。后来西戎问我:有个赵景深,是干什么的?他竟然未听过赵景深的大名。”一位写作了大半辈子的著名作家,竟然不知道赵景深是谁。吾爱吾师,吾尤爱真理,流沙河于此可谓身体力行。

而对于有人指陈自己文章中的错误,流沙河更是从善如流,服膺真理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何满子曾指陈流沙河有一对联不合平仄对仗,他不仅承认失误,还与何满子成为朋友。更为难得的是,不仅名家指谬纠错,他乐于承认,就是普通读者甚或后生晚辈指陈纠错,他也从善如流。2004年,我在流沙河新书《书鱼知小》中读到《花椒古称椒花》一文,见先生说花椒不开花,便通过朋友转信给他,指明花椒是开花的。收到此信的第二天,流沙河先生便回信给我:“祁白水先生,谢谢你的指正。我刚查了辞海,得知花椒真是要开花的。我未观察到庭院的花椒开花,导致我的错误。世间万事皆学问,疏忽大意不得。在



我,这是教训,以后将写文纠正之。流沙河 04.10.20在成都。”

流沙河那本《书鱼知小》中,就有两篇文章的后面附录了读者的商榷纠错文章。敢于把自己的错误印在书里,其胸襟可见。而我的待遇更高,流沙河先生后来出版新书《再说龙及其他》,竟然把这一件事印在了书封(底)上。对比时下一些人,白纸黑字的错误昭昭在目,一经人指出,便恼羞成怒,一副要与你共戴天的样子,与流沙河相较,真是判若云泥。

对于现实之种种的怪现状,他却毫不留情,施以美刺,于嬉笑怒骂中见一片救世的热心。且来欣赏一则《Y先生语录》吧——Y先生迷恋鬼文化不能自拔,便去服毒安乐死,送医院被救活。醒来说:“今日阴间毫无鬼趣,令人失望。奈何桥改成钢架桥,电灯通明;恶犬村开辟为狗市场,卖洋种狗;孟婆迷魂汤掺了可卡因,装成易拉罐;阎王殿上,阴司档案,不再用簿子写,改用日本松下电脑;望乡台上,蔡斯公司出租高

倍度数望远镜,只收外汇,不收冥钱;原有十殿酷刑,水牢改成澡堂,打棍改成捶背,斩指改成修脚,灌铅汁改成吃火锅,抽筋剥皮改成女郎按摩,至于割舌啦挖眼啦下油锅啦上刀山啦滚钉板啦,他妈的,都没有啦!一律改成罚款!”——端的是“论时事不留情面,砭锢弊常取类型”呀。《Y先生语录》之使流沙河再度声誉鹊起,良有以也。

《庄子》是流沙河毕生喜爱且研习不辍的经典,并有《庄子现代版》行世。而流沙河引《庄子》评李敖,更是一语破的,最为恰当:“日月出矣,而燭火不息,其于光也,不亦难乎?时雨降矣,而犹浸灌,其于泽也,不亦劳乎?”在流沙河看来,李敖近年的胡言乱语,就像太阳出来仍点蜡烛,下雨了依旧提着水浇苗一样,可笑之至。剖析现象,月旦人事,目前我还没见过像流沙河这般愜当精彩的,盖因他从不死读书,他的研究经典,为的就是用它来烛照现实。

(本文作者本名祁新君,山东沂源人,现居莒县,著有随笔集《萍水生风》)

我面前这座玲珑塔,是由一位母亲主导建造的。

关于这塔建造的缘起,在历史迷雾的笼罩下,流传着多种说法,我认可以下说法:

明万历四年(1576年),神宗皇帝的生母慈圣太后授意神宗开始建造寺塔,至万历六年建成。慈圣太后姓李,出身卑微,是标准的草根,进官后仅为一名宫女,后得隆庆皇帝宠幸生下神宗皇帝,遂母以子贵,被加封为贵妃。这在三千佳丽云集的后宫,已经是三千分之一的难得机会。表面上看去花好月也圆,但好景不长,隆庆皇帝在位6年后驾崩,李氏被尊为慈圣皇太后。神宗皇帝即位时年仅10岁,内外政事曾一度由李太后执掌,但因她出身低贱,虽贵为太后,实际上却处处受制,甚至在用膳时也不能和神宗

【性情文本】

## 偶遇玲珑塔

□简默

及皇后平起平坐,只能站着。面对诡谲凶险的宫廷生活,李太后深知只有儿子的江山坐稳了,自己的地位才会巩固,也只有儿子后继有人,皇权才能持续相传下去,就像始皇帝盼望的那样。这对处于历史夹缝中的母子一拍即合,信佛的母亲为儿子祈嗣,儿子为母亲祝寿,就有了这寺这塔。

自己的孩子自己疼,自己的母亲也自己爱。历史在掀开官闾刀光剑影的帷幕的同时,难得地闪现了一抹人性的亮色,尽管这亮色仍然是政治的附属,但毕竟掺杂了人间温情,叫我们在黑暗和冷酷之中捕捉到了一丝微光。

今天傍晚,因为母亲,我来到玲珑塔旁,默默地站在那儿。

请恕我孤陋寡闻,此前我从未听说过这塔,也不知道它就挺立在这儿。母亲身患腰椎管狭窄,到了非手术不可的地步,我陪她自山东来到京城住院等待做手术。一连几天,循着一张张检查单指引的方向,我陪母亲乘着电梯从九楼下到一楼,排队做各种检查,再乘着电梯上到九楼。从早到晚,我们在从九到一又从一到九的落差中下下上上,手中的单子越来越少,直至一张没有了,时间已过去一周,终于排到了做手术。主治医生,护士们围绕着母亲,开始忙碌了,母亲露出了紧张、恐惧、无奈、顾虑重重……起初我没大觉得,麻醉科医生、主治医生、骨科主任,一个个走马灯似的接踵找我谈话,我内心不由得开始发毛,母亲的情绪借助医生们传染给了我,我有些坐立不安。

挨到吃过晚饭,病房的空气沉重如铅,我待不下去了,跟母亲打了招呼,悄悄地下楼,出了院子,穿过马路,到对面一条路,走着走着,看见左手一条胡同,人来人往,市声鼎沸,拐了进去,一直向前走,迎面一座长长的桥,下了桥眼前残垣瓦砾一片,像个大工地。再往右,就这样误打误撞,不知不觉地走,被脚步领着来到塔前。

正是黄昏,塔周围的小路上,饭后遛弯的人群稠密从容。我是真的想不到,在这繁华喧嚣的都市一角,在瓦砾狼藉的包围之中,还有这么一座古塔,在这样的夏日独守一脉清凉。它被圈在半人高的铁栏杆里,只能远观,不能走近细看,这个距离适合从上往下打量它,不像站在它底下,需要深深地仰起头,才能看清它的某个面。这是一座密檐式八角形十三层实心砖塔,基座三层,上为双层须弥座,下面一层须弥座束腰,每面开有壶门形龛,上头雕刻着八宝吉祥和全行乐器,塔基之上由三层仰莲花瓣拱托塔身,以上为密檐十三层,各层檐口悬挂有铁制风铎,随风且歌且舞……

渐渐浓下来的夜色起了一波一波细微的颤动,数不清的蚊虫游弋在空中,饕餮着这最后的亮光,瞧上去密密麻麻如雨脚,有的飞得低,嗡嗡地响彻耳边,粗心的直接勇猛地扑到脸上和身上。仿佛是一眨眼,夜色猛地激烈颤抖起来,许多燕子不知从哪儿飞临如云,它们环绕着十三层塔檐,每一层都有,像是懂得秩序,也讲究规则,不用担心相撞,各忙各的,边飞边捕食蚊虫,或衔了足够的蚊虫,不远处的巢中有它们嗷嗷待哺的儿女。纤细如发的呢喃自十三层开始,像花雨一样,逐层散落飘絮,如醍醐灌顶,清我耳目,我的身心瞬间干净起来,轻盈起来,渴望着变作一只燕子,飞入它们中间,享受它们的劳作。

蚊虫太多了,似乎丝毫没因为燕子的袭击而减少。燕子们绕塔一匝一匝地飞,撒下一串一串呢喃,它们无枝可依,不知疲倦。不断地有燕子飞走,又不断地有燕子加入,它们牵挂的永远是巢中相互拥挤温暖着向空中张开小嘴的儿女们。

看着这一幕幕,我想到了遥远的那位母亲,也想到了正躺在病床上的我的母亲,她们都曾是一只燕子。

在燕子从天降临落地缤纷的呢喃中,我转身回去,脚下加紧,就在明天,我会陪母亲一起走进暴风雨,迎迓新阳光……

(本文作者为青年散文家)

【女性电影笔记】

□王颖

读书的时候,五号楼下有一个小窗户,卖流行的“土三明治”:一只烧饼剖开一大半,塞进去一只煎鸡蛋、一片火腿,几个黄瓜片、西红柿片或者生菜叶子,刷上甜面酱或者辣椒酱,一块五一份。

说不上好吃,但可选择的也不多。所以我的早餐常常是一份土三明治,就着一袋酸奶。

卖土三明治的是个大眼睛姑娘,总是不高兴,面目阴沉,披头散发,眼睛因为大,看起来怨愤特别多。所以她做的三明治,饼是隔夜的,特别硬,煎蛋总是太老,火腿不新鲜,黄瓜常常洗不干净,酱刷得潦草。做好了就厌烦地往你手里一塞,感觉吃了就会得抑郁症。

最近早晨常常做个土三明治吃,吃一口就掉进时间的黑洞,五排房中间的大银杏树,早晨的懒觉,中午川流不息的打饭的人流。如果是夏天的话,人的味道浓郁些,植物的味道浓郁些,房子的味道也浓郁些,浓郁到很想甩大红大绿的颜色在不知道哪里的画布上。

“吃”不仅仅是“吃”。“吃”这个生理动作祭祀着消失在时间里的一切。梁实秋写了一本《雅舍谈吃》,妙笔生花地描写那些爆羊肉核桃酪芥末墩儿,但不会令人口舌生津,因为深知食物只不过是他的桥,走过去,回到的是他的故乡和他的盛年。

## 另外一只

把“吃”和“性”这么简单的事搞得这么复杂,人类真是这个地球上的奇葩。他们创造出那么多精细的情感,慷慨地用以折磨别人和自我折磨……

饮食男女,食色性也。人们把吃搞得不像吃,同样,把色搞得也不像色。原始人的性只是繁殖本能,但是人们从里面演化出了一个抽象的“爱”。“性”这个生理动作上,供奉着一个“爱”的神殿和迷官。

爱和性的关系是个很麻烦的事。有个法国片子,叫《爱的艺术》,开篇特别动人,讲一个钢琴家,无论如何走不通从性到爱这条路。他相信爱都是伴随着音乐的,人们在相爱的那一瞬间就会听到美妙的旋律,可是他却无论如何也听不到。有时候他从这个姑娘那里听到一两个音符,从那个姑娘那里听到一两个音符,可是总是转瞬即逝。他把自己的渴望放进钢琴里,这个渴望是那么的强烈,以至于那些听钢琴的爱人们情不自禁地握紧了对方的手,然而他却从来没有拥有过他们拥有过的。后来他得了重病,很快就将死去。一个人走在森林里,他惆怅极了:他将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心爱着谁。

性不一定能够走向爱,但也未必一定走不通——《爱的艺术》里有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。有一个已婚女人,她很享受一个朋友对她疯狂的倾慕,但是,她并不爱他。不过呢,她是个对人性充满好奇的人,常常幻想如果如他所愿,和他上了床,他和自己的关系会不会有所改变。

这时候她遇到了正在空窗期的女友。于是,她想出了一个自以为绝妙的好主意。她设定了一套开房上床的游戏规则:女人提前去一刻钟,关灯,拉紧窗帘。然后男人再去。其间禁止交谈。男人离开后一刻钟,女人再离开。然后,她让身高体重和自己差不多的女朋友代替自己去。事后,男人对她的态度果然发生了变化,狂热,失去理智,一遍遍地给她打电话。她非常好奇在房间里发生的细节,但是女友拒绝和她分享。她甚至恶作剧地找机会介绍他俩认识,不过,他俩都对对方没有一丝兴趣。

当然会东窗事发。房间里的灯亮起来的一瞬间,两个当事人都惊呆了。事后三个人因为尴尬谁都不再联系谁,但是有一次,女友在一个派对上遇到了他,打了个招呼就赶紧离开得远远的。这时候,忽然断电了。在黑暗统治的那一瞬间,啪的一下,从性到爱的路走通了。灯再亮起来的时候,他和她已经抱在一起亲吻。那些所有在黑暗中发生过的事情忽然联合起来,让他们同时听到了爱的旋律。

把“吃”和“性”这么简单的事搞得这么复杂,人类真是这个地球上的奇葩。他们创造出那么多精细的情感,慷慨地用以折磨别人和自我折磨,在眼前看得到的一切上面再造出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来,被那个看不见的世界

蹂躏、统治、践踏,无怨无悔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“高级”文明。

有一段时间老是去爬一座野山。不是周末,整个山都空空的,除了地下长眠的,活人不多。

爬到山的深处,就找个地方坐下来。

远处的小山上长着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松林,照着阳光,毛茸茸的,看起来兴高采烈,像有厚厚头发的小孩,让人很想伸出手去摸一摸。

山有各种各样的声音。风吹在蔷薇上,和吹在树叶上的声音是不一样的;风吹在刚刚盛开的蔷薇上,和吹在快要干枯的蔷薇上,声音也是不一样的;刚下过雨和好久不下雨的山的声音也不一样,刚下过雨的时候,潮湿的树干里有水滴的声音,松软的泥土里也有各种兴高采烈的爬行。

有时候会用耳机听歌。耳机坏掉了一只,于是我一只耳朵听着山的声音,另一只耳朵听着歌。人的歌,依旧是那么一唱三叹,呻吟,哭泣,不甘,在一步就可以走到的a、b两点之间华贵而美丽地迂回上一万步。

山里的时间却已经走了很远。太阳掉下去,看不见了,你明天看到的,已经是另外一只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、电影学硕士生导师)